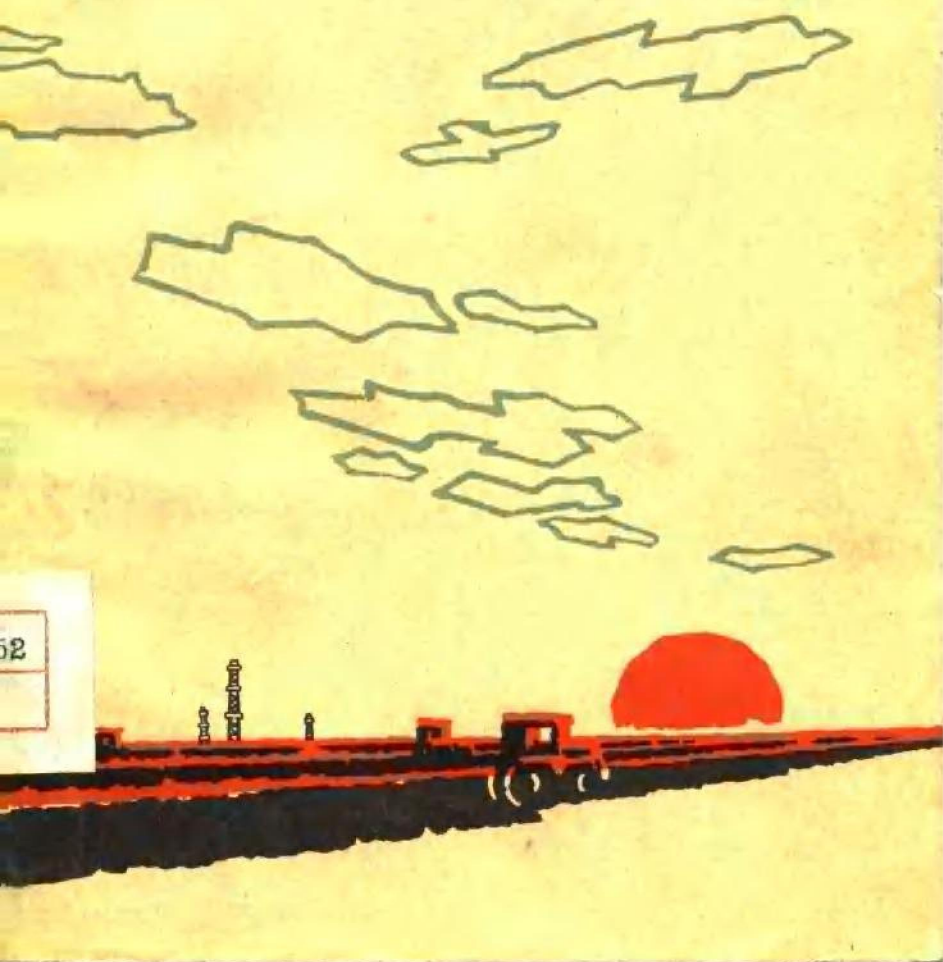


东风万里



东 风 万 里

山东省革委文化局创作办公室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七年·济南

东 风 万 里

山东省革委文化局创作办公室

*

山 东 人 民 大 学 出 版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山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*

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9·214 定价：0.63 元

目 录

散 文

灯的长河·····	赵 鹭(1)
万里东风传喜讯·····	董均伦(10)
海湾沸腾了·····	张 岐(18)
海岛上·····	知 侠(24)
家乡新颜·····	翟永珩(35)
玲珑·····	林 雨(49)
山区行·····	牟崇光(57)
幸福槐下庆胜利·····	王光明(64)
春漫英雄岭·····	工人 张 洲(72)
灯海·····	陈占敏(81)
战斗的刹把(外一章)·····	章永顺(85)
钢厂春来早·····	工人 张宝昌(88)

小 说

老倔头新传·····	社员 王永全(93)
把红旗给谁(故事)·····	工人 刘风海(116)

诗

祖国在欢呼·····	包干夫(125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跟着英明领袖把高峰攀	燕志儁(130)
武器	苗得雨(133)
喜相逢	孔 霖(137)
手捧《毛选》五卷回山庄	江 源(141)
红宝书颂	莫西芬(144)
泉边晨读	社员 张崇纲(146)
喜迎“五卷”	工人 霍晓林(149)
春雷颂	工人 许 晨(151)
战士的欢欣	解放军某部 徐淙泉(154)

红灯颂	刘守安(157)
百万军民的心愿	青岛市文化局文艺创作办公室(165)
幸福槐香飘万代	祝屹东(168)
丰碑赋	宋协周(171)

老贫农紧跟华主席	张富贵(174)
万里征途紧跟华主席	燕遇明(176)
新春喜歌	郭澄清(179)
难忘的一九七六	纪 宇(183)
华主席，石油工人向您致敬！	工人 于 鹏(196)
高唱凯歌庆胜利	解放军某部 李存葆(204)
颂歌献给华主席	飞 雪(209)
矿工紧跟华主席	工人 龚 科(212)
华主席指挥我们战斗	解放军某部 周福楼(214)

心中的歌孙国章(216)
雷锋颂济南部队某部 王 颖(218)
伟大的辅导员桑恒昌(224)
传宝孟广征(227)

爆发的火山戈振纓(230)
火车头进行曲崔星尧(234)
创业歌工人 尹延斌(236)
火车头赞歌工人 张凤祥(238)
为大寨叫好赵兴江 王武录(241)
英雄的队伍姜建国(244)
晨钟韩 青(247)
战鼓催春解放军某部 王天瑞(249)
迎春曲夏殿臣(251)

曲 艺

同心干(山东快书).....工人 孙镇业(253)
红铁匠(山东琴书).....李炳今 刘 辉(263)
你追我赶(演唱)韩太起(274)
火烧“帽子工厂”(相声)王维礼(284)

戏 曲

河畔新图(两夹弦)菏泽县文艺创作组集体创作
马 家 振 执 笔(296)

歌 曲

华主席发给咱红“五卷”.....	邢广域 词 孙继南 曲	(322)
毛主席留下无价宝.....	张 云 风 词 华山 星 学 曲	(325)
华主席率领我们学雷锋.....	苗得雨 词 孙继南 曲	(327)
华主席驾起革命航船.....	孙洪威 词 胡兆明 曲	(329)
烧暖热炕等亲人.....	詹仁中 词 孙忠安 曲	(331)
矿工永走大庆路.....	陈倩 雁翔 玉琛 词 陈 玉 琛 曲	(334)
编后		(336)

灯的长河

赵 鹭

历史事件在时令上的巧合纯属偶然，但它有时会引起联想，发人深思。

一九三四年十月，是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根据地、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日子。红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下，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，战胜了王明、张国焘的错误路线，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。我今年曾经沿着前辈们历尽千难万险走过的路，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的学习。一九七六年十月，背一袋延安的小米，来到了首都北京，又正好遇上了一个举国欢庆的大喜日子。

我曾经到过首都多次，这一次却格外激动。因为在这不平凡的一九七六年的十月——在我们失去了伟大导师毛主席、敬爱的周总理、朱委员长后，面临着党变修、国变色，资本主义复辟十分危险的时刻，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一举粉碎了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篡党夺权的阴谋，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！

当华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，向我们亲切招手致意的

时候，我的心一下子飞到了黔北高原的历史名城遵义。四十几年前，在党和红军最危急的关头，毛主席登上遵义古城的一座红楼，挽救了党，挽救了红军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胜利的前程；四十几年后，在“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”激烈大搏斗的又一次危急关头，华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，挽救了党，挽救了人民军队，挽救了我国各族人民，使中国革命的航船，永远行进在毛主席开辟的红色航线上。

作为晚辈，我当然不可能享受到四十几年前遵义会议后的欢乐。但是，华主席给了我权力，我饱尝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幸福。

夜，我来到华灯齐放的北京街头。如果说长安街象一条灯的长河，那么，天安门广场就是沸腾的人民的海洋。刚下班的工人，来自郊区的农民，英姿勃勃的解放军战士和年过半百的老人，怀抱婴儿的母亲，已经上了年纪、但青春焕发的文艺工作者，还有山丹丹花似的少年儿童，汇成了五彩缤纷的大海。大家是互不相识的，但铲除“四人帮”后的欢乐把人们的心连在了一起。我看到了一支很别致的秧歌队——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的腰系红绸，有的手拎彩带，更多的人腰不系绸，手无彩带，只是自由地伸展着双臂，迈着大步起舞。他们扭得那么快乐，那么热烈，笑得那么舒心，那么坦然。天安门广场啊，你有多少日子没有见到这样的秧歌队了？队伍中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，她脸上挂满了汗水——也许是欢乐的泪珠。我想，她是不是一位文艺工作者？她是不是扭着秧歌进北京的那位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的参加

者？今天，她又在扭她在延安学会的秧歌了！我还听见是谁在唱江西山歌，这样奔放，这样豪迈！象进军的号角把人们唤醒，象催征的战鼓鼓舞人们去作新的斗争：

山歌越唱越开怀，
东山唱到西山来。
红色瑞金闹革命，
工农群众都起来。
打倒豪绅和地主，
工农政权建起来。
英雄好汉当红军，
红旗滚滚过山来。

欢乐的秧歌舞啊，嘹亮的江西山歌，使我的思绪在天安门广场的海洋里翻滚，顺着长安街的灯河，流到了那如火如荼的年代……

红灯，一盏盏用纸扎成的红灯，是一九三四年十月赣南人民送别红军长征时点起来的。那时，蒋介石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五次反革命“围剿”，已经一年多了。在毛主席领导下，第一次反“围剿”从初战到胜利，只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；第二次反“围剿”只两个多星期，就是毛主席说的“十五天中（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），走七百里，打五个仗，缴枪二万余，痛快淋漓地打破了‘围剿’。”

（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）；第三次“围剿”是蒋介石在南昌亲自组织和指挥的，但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，也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它粉碎了。红军广大指战员，按照毛主席

的战略思想打败了蒋介石的第四次“围剿”后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却打了整整一年。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，反对毛主席“诱敌深入”的作战方针，推行什么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“新原则”；反对毛主席运动战、歼灭战的战略思想，搞什么“不丧失一寸土地”、“不打烂坛坛罐罐”的“战法”。他们甚至攻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“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”，是“游击主义”，而推行什么“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”、“正规战”、“短促突击”。你要反对他们吗？那“机会主义路线”的大帽子，便随着“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”一齐飞来。

一九三四年十月，养育了红军的赣南人民，举着用红纸扎成的彩灯，从瑞金城、从于都河送别了自己的亲人。毛主席亲手创建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，被那帮自诩为“真正的”布尔什维克，马克思主义的“理论家”给断送了……

那帮高谈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的“真正的”布尔什维克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却变成了可耻的逃跑主义者。对长征这样一次大的战略转移，他们事先不向广大红军指战员作动员，而且要求部队带上坛坛罐罐“大搬家”。一离开江西根据地，他们就是走、走、走！疯狂的敌人便是追、追、追！我们的前辈们浴血奋战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，来到湖南通道的时候，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但是，“理论家”们仍然不顾革命的存亡，要同敌人死打硬拚。人们在想：一、二、三次反“围剿”的时候，同样是敌强我弱，为什么我们次次都战胜了敌人？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，怎么老是被敌人压着、压着、

压得喘不过气来？而今，在敌人前堵后追、空中炸的险境中，还要死打硬拚，这不是要把红军往绝路上推吗！

毛主席！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毛主席，您在哪里？全军指战员在想念您！中国革命在呼唤您！除了您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挽救革命危亡的重任了。夜是这样的黑，赣南人民送别的红灯早就看不到了。没有指路明灯可怎么行进啊！毛主席，您在哪里？

毛主席来了。十冬腊月，他穿一身单薄的灰色军装，迎着凛冽的寒风站在湘西的土地上说，要改变路线，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。毛主席在漆黑的夜里点燃了一盏最亮的灯，给危急中的红军照亮了前进的路程。红军甩掉追敌转向贵州。一九三五年元旦突破乌江，跃马扬鞭攻占了遵义城。

遵义欢迎毛主席，全军欢迎毛主席，中国革命欢迎毛主席！

遵义会议清算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，红军得救了！中国革命得救了！

遵义这座黔北的山城，从此象一盏不灭的红灯，耸立在历史长河之中。

遵义会议之后，红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，象当年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一样，无往而不胜。

长安街的灯河，多象紧连云、贵、川的赤水河啊！赤水河畔留下了多少红军战士的脚印，是无法计算的。土城、太平渡、茅台镇、二郎滩四个渡口饮过红军多少战马，是难以查清的。赤水河两岸翠绿翠绿的楠竹、高大粗壮的黄桷树告诉

我们的只有一句话：毛主席用兵真如神！而今，长安街的灯河里该有多少当年四渡赤水的老战士呀！触景生情，此时此刻，他们也一定会深情地说：“我们的华主席用兵也是真如神啊！”

金沙江畔的绞车渡有一个石洞。当年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之后，就在这个洞子里，点着一盏小马灯，指挥红军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。人们告诉我，这里的灯火是昼夜常明的。是呀！就在此刻，我真切地感到，长安街上那通明瓦亮的灯河，是从金沙江畔的石洞中流过来的……

金沙江石洞里不灭的灯，指引红军进入了四川。川西南有一个不大的县分，叫作会理。红军在会理没有打什么大仗，但是会理人民很骄傲，因为就在这个县城的郊外，毛主席主持了著名的会理会议，粉碎了林彪、彭德怀向毛主席夺权的阴谋。革命的明灯，照出了阴谋家、野心家的本来面目。

长安街的灯河里，传来了一群身着彩服的彝族男女青年的朗朗欢笑声，年轻的、幸福的朋友们，你们当中可有当年为红军带路的彝族同胞的后代？那时候，你们的父兄曾冒着生命危险，打着火把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；而今，你们却在明亮的电灯下，在平坦的长安街上尽情欢乐、纵声歌唱……

长安街的灯河，在我眼前一下子变成了大渡河水电站的灯光。灯光闪闪，光华四溢，在熠熠灯火中，我仿佛看到了四十几年前，我们的前辈在敌人枪炮的火光中飞夺泸定桥的矫健身影。通红的灯火呀，你是我们前辈们殷红的鲜血染成的！……

按节气，十月的川西大雪山，已风厉雪寒。人说夹金山

上的雪是永不溶化的，那么，当年红军战士留下的足迹，岂不象晶亮的灯，永远刻印在雪山上了吗？我来到雪山的时候，就见了这一行行、一串串、数不尽、辨不清的闪光的脚印。我一踏上这脚印，浑身便通遍了暖流。要知道，这是前辈们当年足蹬着草鞋、身穿着单衣走过的，而我们今天……长安街温暖的灯河啊，怎不叫我深深地热爱你！

茫茫无边的草地，四十几年前曾燃起了多少不灭的篝火？它们多么象今天长安街的灯河啊！那里，留下了多少先烈的忠魂？盛开着的五颜六色的野花，是献给先烈们的吧！当然，这里也还有污泥浊水。它使我想起了昔日的张国焘，今天的“四人帮”。时间虽然相隔四十几年了，但他们怎么那样相似？耍阴谋，搞分裂，怎么又那样如出一辙？人们很自然地会想，他们真算得是一丘之貉。草地的自然条件给前辈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；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更大的危害！但是，草地上的革命篝火是扑不灭的。它燃烧着、燃烧着，一直连接到今天长安街的灯河……

雪山草地挡不住我们的前辈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，也熄灭不了革命的火焰，那么号称川甘门户的腊子口，怎么能挡住前辈们北上抗日的步伐？看，我们的前辈们突破腊子口，越过回族区，把革命的红灯树立在高高的六盘山主峰上了。

一九三五年的十月，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难以忘怀的日子。红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到达了陕北——我们老前辈们称为新的“家”的地方。延河两岸灯火相连，窑洞里不灭的红灯，照亮了全中国。

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，两个十月之间仅仅三百六十多天，这在历史的长河里，可以说是极为短暂的。但这两个十月，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作用，却是无法估量的。不是吗？王明错误路线的结果，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，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，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，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。”而张国焘的“阳奉阴违，口是心非，当面对得好听，背后又在捣鬼”的两面派行为，和他“向中央闹独立性”，“拉拢私党、组织小派别”、“争个人的兵权”的阴谋家、野心家的罪恶，给革命带来了多大的损失！如果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力挽狂澜，领导全党战胜了他们，如果没有老前辈们出生入死英勇奋斗，我们的今天该是个什么样子？

长长的长安街，长长的灯河，每盏灯都象一只明亮的眼睛。它们在问我：你是刚从长征路上来的，你见过一九三四年那艰难的十月吗？你见过一九三五年那欢乐的十月吗？华灯在笑，好象是说：当然，你现在是浸沉在幸福的一九七六年的十月里了。但是，这欢乐的秧歌舞，这此起彼伏的革命歌声，使你想起了什么？

陕北的秧歌、江西的山歌，天安门广场沸腾的大海，确实唤起了我的回忆，眼前的胜利，更唤起了我的遐想。一九三四年的十月，一九三五年的十月，一九七六年的十月——三个十月，多么难忘的三个十月啊！

六十年代初，我在北京看过一出戏，名字叫作《以革命的名义》。戏中有几句词，多年来一直搅动着我的心：

“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。对！只有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才会忘记。”

“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。”

我想：“四人帮”控制舆论工具的时候，他们这些“微不足道的小人”，不许我们谈革命的过去，不许我们写过去的革命，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们是一伙无耻的政治扒手。四十几年前，我们的前辈们浴血奋战的时候，张春桥是在“三月的租界”里向革命放暗箭，还是在从敌人的狗洞里往外爬？江青是在争演投降帝国主义的《赛金花》，还是在为人民公敌蒋介石祝寿？姚文元大概正趴在叛徒姚蓬子的怀里，啃着沾满人民血汗的洋面包吧？而王洪文呢？这个政治流氓谁知道他在哪里！

狗头军师张春桥，曾经恶狠狠地咒骂歌颂革命的历史“都是为那些老家伙评功摆好的！”作为一个战士，对张春桥的狂吠，使我看到这帮革命的死敌，正挥舞着明晃晃的钢刀，向毛主席亲手培育的我党、我军的光荣传统杀来，向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、创立了丰功伟绩的革命前辈们杀来。大敌当前，我们应该象前辈们当年那样，毫不迟疑地向敌人进攻。历史是永存的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几个小丑想挡住它，岂不是“螳臂挡车”吗！

长安街的灯河，奔腾在祖国的心脏。中国革命历史的长河，川流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田，激励着我们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迎着新的风浪勇往直前……

（原载一九七七年第二期《山东文艺》）

万里东风传喜讯

董 均 伦

四月初，“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泉城，早已是春风杨柳万千条了。杨树扬花，柳树发芽，没过多久，淡紫色的梧桐花，便开得压弯了枝头。那嫩绿的柳丝随风飘荡，更好象要把春天新鲜的颜色，送到每个院落，送进家家户户。不过更美更浓的春天，还是发自每个人的心底。

人们这几天的心情，如同百花怒放，到处都在欣喜万分地传送着一个消息：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要出版了。这特大的喜讯，怎能不使千山万水涌起欢乐的浪花！多少人的心思，象长了翅膀，飞向北京。同志相遇，都激动地互相探问：“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哪天出版？什么时候广播这个大喜的消息？”战友相逢，也在热情地言谈：日日盼，夜夜盼，这一天可快盼到了。一个退休的老工人，兴奋地对她女儿说：“一听到广播，我就赶紧往工厂跑。”她说，她要和大伙一起欢度这个无比的幸福时刻。

大家这种盼望把宝书快些捧到手的热烈心情，是谁也深深体会到的。这沸腾的情景，这火样的热潮，使我不由得记